


细雪

[日] 谷崎润一郎 著 储元熹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谷崎润一郎

細雪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细雪

[日] 谷崎润一郎 著 储元熹 译

谷崎润一郎

細雪



上海译文出版社



NLIC 29707010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细雪 / (日)谷崎润一郎著;储元熹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

(译文名著精选)

ISBN 978-7-5327-5372-7

I. ①细… II. ①谷… ②储…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7155 号

谷崎润一郎

細雪

细雪

[日] 谷崎润一郎 著 储元熹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393,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5372-7/I·3120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6162648

译本序

田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文坛具有代表性的唯美派现代小说家，1886年7月24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桥蛸壳町，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二，因哥哥早逝而取名润一郎。其父仓五郎成为谷崎久右卫门家的人赘女婿后，继承了相当可观的家产。童年的谷崎是个地道的公子哥儿，后来，由于仓五郎不善经营，家道中落，生活陷入窘境。此时的谷崎连上学都困难，幸亏在老师和亲友帮助下得以继续求学。高中阶段靠做家庭教师赚取学费。这段经历激发了他发愤图强的精神。

少年时期的谷崎曾在秋香私塾攻读过《大学》、《中庸》等中国古籍，打下了较为深厚的汉语基础，十几岁时即能赋诗吟句，经常在校友会杂志发表自编故事和汉诗等，显示了出众的才能，被誉为“神童”和“秀才”。

1908年考入东京大学国文系，读到三年级时因拖欠学费而退学，从此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1910年，他和剧作家小山内薫、诗人岛崎藤村一同发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掀起日本文坛上的“第二次新思潮”），并在上面发表了描写中国春秋时代孔子游说卫灵公遭奚落的小说《麒麟》（1910），写一个以刺青为业的青年画工采取诱骗手段迫使原本善良的美女变成“魔女”的《刺青》（1910），剧本《诞生》（1910），小说《帮闲》（1911）、《少年》（1911）等作品。《麒麟》、《刺青》因构思新颖、文笔流畅而受到日本唯美主义鼻祖永井荷风的青睐，永井发表专论赞赏他为日本文坛开拓了一个不曾有人涉足的领域，给予高度评价，谷崎从此正式登上日本文坛。此后十几年中，他先后发表了《恶魔》（1912）、《续恶魔》（1913）、《正是为了爱》（1921）、《痴人之爱》（1924）、《食蓼虫》（1928）等一系列剧本和小说，描写男女情感世界中的变态心理和背德行为。当时，日本靠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跻身帝国主义列强，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变化加剧，许多出访欧美的文人墨客，不惜笔墨大肆宣扬西洋文明和生活方式，于是日本国内也刮起崇洋

媚外、追求精神和物质享乐之风。谷崎的上述作品，包括中晚期的同类作品，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出来的。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颓废行为和享乐主义倾向。

这一时期，谷崎曾两度(1918、1926)游访中国，结识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知名文人。回国后撰写了《苏州纪行》、《西湖之月》、《上海见闻》等散文名篇。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谷崎一家迁居关西。京阪一带秀美的自然景色、纯朴的风土人情、浓郁的古文化氛围再次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在连续发表多部长篇后，又别开生面地拓展题材范围，创作了从古代建筑艺术方面描绘日本传统美的散文式小说名篇《阴翳礼赞》(1933)，同年还发表了描写盲女琴师与其弟子纯真爱情的代表作《春琴抄》。1941年出版了他花费六年心血完成的日本古典长篇名著《源氏物语》的现代语译本。译注这部描写近千年前平安朝贵族生活中妇女的不幸命运的画卷式爱情小说，对谷崎后来的创作，特别是《细雪》的构思，产生了深刻影响。1942年开始《细雪》的写作。

一些日本评论家认为谷崎有脱离政治的倾向，但其实在对待日本侵华战争的问题上，他的态度非常明确。欧阳予倩逝世后，谷崎在1962年11月号的《日中文化交流》月刊上发表了《忆旧友欧阳予倩君》，文章中写道：“中日关系陷入了可悲的不幸状态，日本军阀作威作福，迫害中国人民。我曾经有机会到中国去，但我不愿受军阀利用，更不愿意看到军人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所以再也没有到中国去。……知道了欧阳君逝世的消息，我充满了深切的悲哀。”由此可见，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谷崎谴责日本侵华的立场是多么鲜明！

晚年的谷崎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发表了《少将滋干的母亲》(1950)、《钥匙》(1958)、《疯癫老人日记》(1961)等多部长篇，最后因病不能提笔转而口述的绝笔作有《七九岁之春》(1965)等。1965年7月30日病故，享年79岁。

谷崎生前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顾问、日本艺术院会员，多次获日本各种文化奖项。1949年荣获日本政府授予的文化勋章。1964年成

为第一位被全美艺术院、美国文学艺术学会聘为名誉会员的日本作家。

《细雪》的写作和出版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1942年是日军侵华战争的第六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年。中国 and 全世界人民历尽艰辛，奋起抗击侵略者。此时，美军已经开始大规模轰炸日本，日本国内形势也极度紧张，军部穷凶极恶地强化法西斯统治，尤其对媒体和作家严加控制，强令他们鼓动战争，讴歌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在高压政策下，有些作家掷笔赋闲，或者被迫走上前线，而谷崎则坚决予以抵制，坚持走自己的路。1942年开始写作他一生中篇幅最长也是艺术水平最高的《细雪》。翌年初，在日本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上连载了《细雪》中相亲、看花赏月等章节，由此激怒了法西斯当局，从第三期起便遭到封杀。但是，丧失发表机会的谷崎在兵荒马乱中依然笔耕不辍，于1944年上半年完成上卷，并无视当局禁令，自费出版两百册分赠亲友。此后在更加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四处藏匿中写完中、下两卷，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勇气和毅力。日本战败后不久，三卷本《细雪》全部问世，受到各国文坛好评。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说，《细雪》不仅是谷崎个人作品中的高峰之作，也是整个昭和文坛的优秀代表作之一。法国文学家萨特盛赞这部作品是“现代日本文学的最高杰作”。

《细雪》是一部描述日本中产阶级青年男女之间爱情故事的风俗小说。讲述了大阪的富豪蒔风家族四姐妹的生活故事。故事围绕着二女儿幸子夫妇为操办三女儿雪子和四女儿妙子的婚恋为主要情节展开，最后以雪子相亲成功结束。

自私平庸的大女儿鹤子和入赘女婿辰雄作为长房继承家业。鹤子长年守在家中相夫教子，因经营不善，辰雄不得不卖掉店铺，重新做回银行职员。活泼热情、乐于助人的二女儿幸子和诚直厚道、从事会计业务的贞之助婚后独立门户住在芦屋，夫妇俩一年到头为雪子和妙子的婚事操碎了心。雪子和妙子由于和长房夫妇性情不合，一直住在幸子夫妇家。四姐妹中最漂亮的雪子温柔贤惠、知书达理，但性格内向，是个具有日本式古典美的女性。她为人处事有主见、有洞察力，然而在婚姻大事上受传统观念束缚，总是委曲求全听凭别人摆布，一次次相亲均因家

庭、财产、性情等原因告吹。光阴荏苒，雪子从妙龄少女变成了年过三十的老姑娘。幸子和妙子陪同雪子与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贵族后代御牧见面，结果双方满意，雪子总算觅到了如意郎君。妙子的婚事也令全家头痛。俊俏的妙子性格开朗、聪明能干，在为人处世和婚姻问题上同雪子相反，她主张女性自强自立，亲自开办布娃娃厂、筹办西服店，还业余学习舞蹈。妙子敢于打破门第观念，坚持自由择偶。曾和一个富商子弟订婚，当发现对方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后，便毅然脱离关系，而和一个在洪水中救过自己的平民摄影师板仓私订终身，板仓不幸病故。继而和一名调酒师相爱，并未婚先孕。妙子的表现在上流社会看来是大逆不道败坏门风的行为，为此曾一度被逐出家门。后来又和家人言归于好，并同调酒师正式结为夫妻，过着平凡的生活。

小说把雪子描绘成纯洁美好的日本女性典范加以颂扬，把妙子视为不安分守己、有损门风的女性予以贬斥，而其实二者都是门第观念的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妙子自强自立、自由恋爱的主张恰恰符合了时代潮流的发展，这或许是作者始料未及之处吧。

小说采用以情为主、情与景、情与事交融的写实主义手法，成功塑造了以雪子为首的众多人物形象。作者善于选择和安排情节，真实生动地表现了这些人的思想感情和独特命运。人物对话采用大阪方言，别具特色。河畔捕萤以及洪水泛滥等情节的刻画精彩动人，仿佛将一幅栩栩如生的生活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美的享受。小说对京阪一带的风土人情、重大社会事件也作了真实细致的描写。

这部构思宏大、文笔优雅、具有很强艺术感染力的巨作充分显示了“谷崎美学”的价值和艺术风格，现已被译为多国文字，成为各国读者喜爱的作品。《细雪》展示出了日本文学独有的韵味，堪称日本现代文学名著之一。

周祥仑

2007年2月20日

上 卷

“细姑娘^①，劳驾帮个忙！”

从镜子里看到妙子从过道走进来，幸子头也不回地把自己正在擦脖子的粉扑儿递了过去，她像瞧陌生人那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风姿——穿着长衬衣、后颈裸露着。同时询问道：“雪子妹妹在楼下干啥？”

“在守着小悦练钢琴吧。”

楼下果真弹奏练习曲的声音，原来雪子一打扮好就让悦子拉去看她练钢琴了。悦子这孩子只要雪子守在她身边，哪怕她妈妈外出也能乖乖地呆在家里。可是今天她妈妈和雪子、妙子三人一块儿出去，她就有些不高兴。后来知道两点钟开始的音乐会一结束，雪子在晚饭前先单独回家陪她，她才勉强顺从了。

“哦！细姑娘，雪子妹妹的亲事又有一门了。”

“是吗？”

妙子给姐姐抹粉，从脖子一直抹到肩膀，留下鲜明的粉痕。幸子的背并不驼，由于长得丰满，双肩到背上隆起滑腻的肌肉，在秋阳下显得色泽丰润，看去精神得很，不像三十开外的人。

“井谷老板娘来说的亲。”

“是吗？”

“是个挣薪水的，据说是 MB 化学工业公司的职员。”

“收入有多少？”

“月薪一百七八十元，加上奖金大概有二百五十元左右吧。”

“MB 化工是法国人开办的公司呀。”

“是呀，你什么都知道呢，细姑娘。”

“这点儿事情总知道吧。”

对于这类事情，两个姐姐都赶不上年纪最小的妙子那样精明。她几乎有点儿瞧不起两个姐姐对外界的一无所知，说起话来倒像是

老大姐。

“这家公司的名称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据说总公司在巴黎，资本很雄厚。”

“就是在日本，神户的滨海大街不是还有他们的大厦吗？”

“是呀。据说他就在那里上班。”

“他能讲法语吗？”

“能。大阪外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在巴黎又呆过一阵子。白天上班，晚上在夜校教法语，月薪大概是一百元，两项加在一起，每月有三百五十元的收入哩。”

“财产呢？”

“没有什么财产。乡下有一所老宅子，老娘住着，还有他本人住的六甲方面的房子和地皮。六甲方面的房子是分期付款买的小小的文化住宅，没什么大不了的。”

“尽管这么说，省下房租，每月四百元以上的生活有着落了。”

“这门亲事对雪子究竟怎样？家累仅仅一个老娘，又住在乡下，来不了神户。本人四十一岁，据说还是第一次结婚。”

“四十一岁还没结过婚，为什么？”

“据说是挑长相耽误下来的。”

“嘿，靠不住！得仔细调查调查。”

“对方起劲得很呢。”

“雪姐的照片给人家了吗？”

幸子上面，长房还有一个姐姐鹤子。妙子从小管幸子叫“二姐”，管雪子叫“雪子姐”，叫快了听起来就成了“雪姐”。

“照片先前给过井谷老板娘一张，井谷自作主张给了对方。对方看了似乎很中意。”

“家里有对方的照片吗？”

井谷老板娘说：“没有。雪子不让我带那个照片。”

①“细”这个词有“排行最小”的意思，我国南方地区多用。

楼下的钢琴声还没有停止，幸子估计雪子一时不会上楼。

“喏，就在最上面靠右边那个小抽屉里，你打开吧。”幸子拿起口红，像要和镜子里的人亲嘴那样努努嘴。“在那里吧？”

雪子“有了。这张照片给雪姐看过没有？”

幸子“给她看了。”

雪子“雪姐怎么说？”

幸子“还不是从前那个老样子，不表态。只说了一句‘啊！这个人。’细姑娘，你觉得怎么样？”

雪子“这样的人，我看平庸得很。也许有几分可取之处。不过，总的看来还是小职员类型的人。”

幸子“那还用说，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嘛！”

雪子“对于雪姐倒有个好处，可以跟他学点法语。”

幸子脸部的妆容已大体就绪，她刚要解开印有“小槌屋绸缎庄”店号的纸包上的带子，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

“对了，我是‘缺B’的。细姑娘，请你下楼去吩咐一声，让谁把注射器消消毒。”

脚气可以说是阪神地区^①的一种地方病，也许由于这个缘故，这一家人从当家的两口子到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悦子，每年夏秋两季都闹脚气，注射维生素B就成了习惯。近来连医生那儿也不去了，家里常备有高效维生素注射剂，连没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也互相打针。只要什么地方有点儿不舒服，就归之于缺少维生素B。也不知是谁先说开的，碰到这种情况，就称之为“缺B”。

钢琴声停止了。妙子把照片放回抽屉，走到楼梯口，但没下楼，站在那里向楼下瞧了瞧，高声喊道：“喂！下面有人吗？太太要打针，把注射器消一下毒。”

幸子从楼上下来，走到楼下，把注射器消了消毒。

①大阪、神户两地合称阪神地区。

井谷是神户东方饭店附近一家美容院的老板娘，幸子姐妹是那里的老主顾。由于听说这位老板娘爱替人做媒，幸子早就托她为雪子找个对象，还给了她一张雪子的照片。前几天幸子去她那里做头发，做完头发，井谷说：“太太，去喝杯茶好吗？”便抽空邀幸子去了东方饭店的休息室，和幸子谈起这件事。她说：“一个半月以前我把雪子小姐的照片给男家看了，因为生恐磨磨蹭蹭会错过良缘，事前没有和您商量，非常抱歉。后来很久没有消息，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大概对方在那段时间里调查了府上的情况，包括大阪的长房、二房您这里、雪子小姐本人以及她读书的那个女子中学，还有雪子小姐的书法老师和茶道老师那里，也都去调查了，对于府上的家庭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连那次报道有误一事，也特地去报馆作了调查，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不过，我还劝对方莫如先见一面，看看人家是不是那种闹桃色新闻的小姐。对方却谦虚地说，一个靠低薪生活的人，本来高攀不上蒔冈先生家那样的大家闺秀，何况嫁到穷人家来要操劳吃苦，实在于心不安。不过万一放假之缘，能结成婚姻，那就太好了，所以希望说合一下试试。据我所知，对方的祖父过去是北陆一个小诸侯的宰相，目前乡下还留着一所邸宅，门第上双方相差不多。您府上自然是世家大族，提起‘蒔冈’，当初在大阪几乎是无人不晓。可是，请勿见怪，恕我说句直爽话，要是一味惦念着过去，到头来只能耽误雪子小姐的前程，我看能将就还是将就一下，您觉得怎样？男方现在钱虽挣得不多，可是人家才四十一岁，工资还有希望提高。再说，那家公司和日本公司不同，本人比较空闲，夜校教书的时间可以大大增加，每月四百元以上的收入毫无问题，所以结婚以后家里可以雇女佣。至于人品方面，他是我二弟中学里的同学，从小就很了解，所以我弟弟说他可以打保票。尽管如此，您最好还是亲自调查一下。至于晚婚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挑长相，这一点是可信的。对方到过巴黎，年纪又四十开外，大概不可能完全没近过女色。不过，据我上次

见面的印象，确实是个正派的职员，丝毫也没有寻花问柳那种人的样子。类似这种规规矩矩的人，往往爱挑长相。对方又是到过巴黎的，正因为这样，反倒想挑一个纯日本式的美人做太太。洋服穿得不合式倒不在乎，性格要温柔，举止要稳重，仪态要大方，和服穿得要合身，相貌当然不用说，首先手和脚要长得好看。以上这些条件，对于雪子小姐来说，根本不在话下。”

井谷一边供养着因中风而长期卧床不起的丈夫，一边经营着美容院，还把她的一个弟弟培养成医学博士。今年春天，又把女儿送到目白^①去上学。她这个人脑筋动得比一般妇女快得多，万事都深得要领，没大有那种女商人的气质。说起话来开门见山，不转弯抹角，有什么说什么，无非是说出必要的实情，所以听的人也没什么反感。幸子最初听到井谷口若悬河的长篇大论，心里觉得这个人未免太那个，可是听着听着，就听出她那气质胜似男子的大老板派头的谈吐，完全出于一片好心。她的话不仅条理井然，无懈可击，而且把听话的人说得服服帖帖。最后分别的时候，她还叮嘱幸子赶快和长房的人商量，男方的身世由她负责调查。

幸子下面挨肩的妹妹雪子，年纪已经三十岁，还没有结婚。人家怀疑其中说不定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最大的原因乃是她们姐妹三个——长房的大姐鹤子、幸子、连同雪子本人，都执着于她们父亲晚年那种豪奢的生活，以及过去蒔冈家的名望地位，总想找个门当户对的攀亲。最初来做媒的人一个接一个，她们总觉得不满意而谢绝了，从而引起人家的反感。后来渐渐地没有人登门求婚了，同时她们的家运也一天不如一天。所以井谷说的“千万不要老惦念过去”，确实是为她们着想的金玉良言。蒔冈家的全盛时代，至多不过持续到 大正末年，现在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大阪人记得他家当初的情况。更坦率点说，即使在大正末年他们家门鼎盛的年代，由于她们父亲生活和营业上没有节制，致使各方面已逐渐露出破绽。不久父亲一死，营业规

① 属东京文京区，日本女子大学所在地。

模缩小，接着就把开设在船场^①的百年老铺拱手让给了别人。幸子和雪子永远忘不了父亲在世时的那段日子，每当姐妹俩走过那依稀保留着往年面貌、附设有仓库的老铺——现在已经改建成洋楼的门口，总要恋恋不舍地向暗沉沉的门帘里觑上几眼。

她们的父亲没有生男孩，晚年退休以后就把家业交给赘婿辰雄掌管。次女幸子也招了一个女婿独立居住了。三女雪子很不幸，一则因为当时她已到了结婚的年龄而终于未能由父亲给物色个美满的婚姻，再则她和大姐夫辰雄意见不合。辰雄是银行家的儿子，入赘前一直在大阪一家银行里工作。尽管名义上继承了岳家的产业，实际工作仍然由他岳父和掌柜在干。岳父一死，他不顾小姨和亲戚们的反对，把一肩加把劲也许就可以支撑下去的店铺拱手让给苧冈家的一个伙计，他自己却回银行去干他的老本行。辰雄的性格和他那位讲究排场的岳父不同，他作风稳健，甚至有点儿胆小怕事。要他克服经营上的困难，重振自己不熟悉的家业，他觉得很不在行，出于赘婿的责任感，他选择了一条比较安全的道路。可是雪子却一味留恋过去，对姐夫的做法心怀不满，认为已故的父亲一定和自己同样想法，在九泉之下也会怪怨姐夫没有魄力。正好在这个时候——父亲刚死不久，姐夫非常热心地为雪子物色到一个对象，竭力怂恿她结婚。男家是丰桥市的大财主，本人是当地一家银行的董事。姐夫任职的银行是那家银行的后台老板。由于这样一种关系，对方的人品和财产，姐夫都非常清楚。提起丰桥市的三枝家，气派也着实不小，对于目前的苧冈家来说，简直是高攀。男的本人忠厚老实，在相亲以前，事情差不多已经说停当了。等到两下一见面，雪子说什么也不肯嫁过去。推究其原因，并不是男的相貌猥琐，而是给人一种乡下绅士的印象，土头土脑，没有一点秀气。据说中学毕业时害了一场病，从此就没有升学，看来读书一定不聪明。雪子这方面呢，从女子中学到英专毕业，成绩一直很优秀，即使嫁了过去，只怕将来也很难相敬如宾。再说有产家庭的后代，生活上尽管有保障，可是在丰桥那样的小城市过

^①大阪市商业中心。

日子，将会寂寞不堪。幸子特别同情雪子，说什么决不能让她去受那个罪。姐夫这方面呢，觉得小姨子尽管学习上很不错，为人却考虑太多，过分因循守旧，耽于日本趣味，所以让她到刺激较少的小城市去过悠闲岁月，是比较合适的，想必本人也不至于反对。哪里知道出乎他的意外，雪子的为人，看上去怯生生的，怕羞害臊，谈锋又不健，其实人不可以貌相，她并不是那种百依百顺的女子，从这桩婚事上，她姐夫才第一次了解雪子的性格。

不过，雪子既然内心决不同意这桩亲事，早该坦率声明，不该吞吞吐吐含糊其辞，使人误解，直到最后还不对她大姐夫和大姐说明，只对幸子表了态。那是因为姐夫太热心了，当面拒绝难以启齿；沉默寡言又是她的老毛病。因此她姐夫就误认为本人内心并不反对。男家相亲以后，忽然变得积极起来，派人来表示求婚的诚意，事情发展到骑虎难下的地步时，雪子才断然拒绝。一旦表示拒绝后，任凭她姐夫和姐姐苦口婆心地劝说，她始终不答应。最初，她姐夫以为这桩婚事如能成功，岳父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哪里知道结果使他大失所望。最难堪的是他无话可以应付男家以及为这桩婚事说合的他银行里的上司。为此，急得他直冒冷汗。要是能举出拒婚的正当理由倒也罢了。现在吹毛求疵，说人家长得不够秀气，把一桩不可再得的大好良缘一口回绝，只能怪雪子太任性了。要是恶意猜测的话，甚至可以认为雪子是存心使她姐夫进退两难。

从此以后，她姐夫吃一堑，长一智，对于雪子的亲事，人家要是来做媒，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倾听，至于主动插手或者提什么具体意见，能避免他就避免了。

雪子迟迟没有结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井谷上回提到的“见报

事件”。

那是五六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还只有二十岁的小妹妙子，和船场另一大户——开银楼的奥畑家的儿子恋爱，两人离家出走。两个年轻人认为，要抢在雪子前面结婚，一般是不可能的，因此两下商定好采取这样的非常手段。动机似乎很单纯，可是双方的家庭决不容许有这样的事情，所以马上把他们找了回来。事情到此表面上似乎简单地结束了，可偏偏不走运，让大阪一家小报把它登载了出来。更糟的是把妙子误作雪子，而且年龄也错成雪子的了。当时辰雄是一家之主，为了这件事，他大伤脑筋。如果为了雪子而要求报馆收回那则消息，结果无异于证实那件事是妙子干的，这一办法很不高明；那么置之不闻不问怎么样呢？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后来他觉得不管犯错误的人会有什么下场，也不该平白让无辜的人背黑锅，最后还是要求报馆收回那则消息。岂知报上刊登出来的不是否认，而是更正，妙子的名字也上了报。辰雄本想事先征求一下雪子的意见，后来觉得即使去征求意见，平常特别不轻易和他谈话的雪子，决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答复；而且一旦和小姨子们商量起来，说不定反而要在利害关系不一致的两姐妹中间引起纠纷。因此，向报馆申请收回错误消息这件事，他只和自己的妻子鹤子讲了，没有和两个小姨子商量。这一举动，他想由他单独负责。说实在话，他的下意识里也许有不惜牺牲妙子以清洗雪子的冤屈，来博取雪子欢心的意图。因为在辰雄的心目中，表面上稳重老实的雪子，从来不肯对自己讲真心话，永远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是个最不好对付的人，所以想趁此机会讨她的好。可是这次又落了空，雪子和妙子对他都产生了反感。雪子认为报上登出错误的消息，只能怪自己倒楣，登报否认，往往总是在不显眼的犄角旮旯里刊出几个字，起不了什么作用。否认也罢，别的什么手段也罢，总之，从她们姐妹俩的立场来说，都不愿再多一次见报，最明智的办法是置之不闻不问。雪子想，姐夫给自己恢复名誉，自己很感激。可是这样一来，细姑娘又将怎么办？细姑娘的行为固然有缺点，但毕竟是年幼无知犯下的错误，要是追究起责任来，倒应该归罪于双方家教不严。至少在细姑娘这件事情上，不仅姐夫有责任，连自己